

E.L.Doctorow

诗人的生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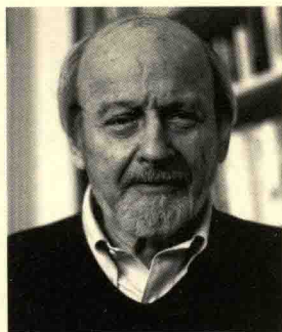
LIVES OF THE POETS

[美国] E.L. 多克托罗 著 尚晓进 译



古怪而阴郁的暴力 1984 年最杰出的美国小说 文学大师多克托罗 最微妙的小说

一个男孩代替死去的父亲写信；一个男孩向父亲揭发母亲的不忠；天主教学校的女生被炸成碎片…… 六个冰冷的短篇故事风格迥异，亦成为通向同名中篇小说的复杂密码；一个为童年阴影、虚无主义所笼罩的作家细致描摹纽约精致的疯狂、软弱的利己主义，对孤独和亲密关系同时的嘲弄和背叛。作家解剖作家生活的终极范本。

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E.L.Doctorow

诗人的生活

LIVES OF THE POETS

[美国] E.L. 多克托罗 著 尚晓进 译

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人的生活/(美)多克托罗著;尚晓进译.—
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5321-5721-1

I. ①诗… II. ①多… ②尚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081114 号



LIVES OF THE POETS: A Novella and Six Stories
by E.L. Doctorow
Copyright © 1984 by E.L. Doctorow
Chinese (Simplified Characters) copyright © 2015
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ICM Partners
through Barton-Chinese Media Agency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5-248

总 策 划: 黄育海
责任编辑: 方 铁
选题策划: 彭 伦 索马里
装帧设计: 张志全

诗人的生活

[美]E.L.多克托罗 著
尚晓进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74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发书处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5 字数 106,000

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721-1/I·4563 定价:20.00元



SHORT CLASSICS

短经典

家族的作家

一九五五年，父亲去世了，他年迈的母亲仍健在。老人家九十岁，住在养老院，甚至连他生病的事也不知道。姑姑们怕她禁不住噩耗，便跟她说，父亲因为支气管的原因迁往亚利桑那州了。对祖母这代移民而言，亚利桑那等同于美国的阿尔卑斯山脉，是个去疗养的地方。更确切地说，那是个如果你有钱才会去的地方。因为父亲生前在生意场上一败涂地，祖母闻说此事后一心念叨的就是，他总算赚到了些钱。于是，接下来的情形是：我们在家里“坐七”，穿着袜子哀悼父亲^①，祖母跟她一帮老朋友们夸夸其谈，说儿子如何在沙漠干燥的空气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姑姑们不和我们商量，擅自做了主张。这就意味着，妈妈、哥哥和我都不能去探望老人家了，因为这么编故事的话，我们也在西

① 犹太教的丧礼习俗，为身边最亲近的亲人，进行七天的守丧，在这期间要遵守许多禁忌，包括不穿皮鞋等，故原文有“in our stocking feet”之说，意即只穿着袜子。

部了，要搬总归是一家子。我和哥哥哈罗德倒无所谓——去养老院就像一场噩梦，老人们围在四周，坐那儿直愣愣地盯着我们，看我们费劲地跟奶奶聊天。她形容枯槁，毛病多多，脑筋也糊涂。不看她我和妈妈无所谓，妈妈跟奶奶一直处不好，以前可以去的时候也没去探望过她。但烦人的是，姑姑那边总是自说自话的家长做派，拿血亲当一等公民，姻亲为次等公民。母亲婚后深恶痛绝的正是这种做派。她说，杰克的家族从来就没接受过她，二十五年来，她一直以外人的身份与他们抗争。

丧礼结束几周后，弗朗西丝姑姑从她在拉奇蒙特的家中打来电话。父亲的姐妹中，弗朗西丝姑姑算过得宽裕的，丈夫做律师，两个儿子都在阿默斯特学院上学。她在电话里说奶奶在问杰克为什么没来信。是我接的电话。“你是我们家族里的作家，”姑姑说，“你父亲在世时对你的期望是很高的。你编点故事什么的吧？写好了寄给我，我读给她听。她不会看出来的。”

那天晚上，我坐在厨房的桌子上，把作业推到一边，写了一封信。我努力想象父亲对他新生活的感受。他从没去过西部。他从来没有旅行过。对他们那代人来说，最伟大的旅程是从劳工阶层跨入专业技术阶层。但这个他未能如愿。他热爱纽约，生于斯长于斯，在这里过了一辈子。他总能发现纽约的新鲜之处，他尤其喜欢纽约运河街以南的老城区，那一带有船具商和经营香料茶叶批发业务的

商号。他给一家器具批发商做销售，这家公司的客户遍布整个纽约城。他爱买些稀奇奶酪、异国风味的蔬菜带回来，也只有那一带能买到这类东西。有次他买回一支气压计，还有一次带回一个老式船用望远镜，望远镜装在安有黄铜搭扣的木匣子里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”我写道，“亚利桑那很美。太阳整日照耀着，空气温暖，我身体好多了，很多年都没这么好过了。沙漠不像你想的那么荒芜，处处是野花、仙人掌科植物，还有歪歪扭扭怪模怪样的树，像一个人张举着手臂站在那里。不管往哪一个方向望，眼前都一望无际，西边是一片山脉，离这里大约有五十英里远，然而，清晨在阳光的照耀下，你可以看到山巅的积雪。”

过了一些日子，姑姑打来电话，她说，在给老人读信时，她才体味到杰克的死令她如何心碎。她只好找个借口跑出来，跑到停车场上去哭。“我泪流满面，”她说，“我实在太思念他了。你说的太对了，他喜欢出门，热爱生活，热爱这世上的一切。”

我们开始努力打理自己的生活。父亲从保险账户上借过钱，户头上所剩无几。几笔佣金还拖欠着，但他效劳的公司看起来无意支付。储蓄账户上有几千美金，但在遗产清算之前无法动用。经办律师是弗朗西丝姑姑的丈夫，他照章办事。“遗产！”母亲念叨着，那样子像是要把头发都揪掉了，“遗产！”她申请到一份医院

住院部的兼职工作，是在父亲诊断出绝症的那家医院，父亲在那里住了几个月，最后被送回家等死。她认识那里的很多医生和医务人员，她“从惨痛的亲身经历中”了解到医院的日常流程，她是这么说的。于是，她拿到了这份工作。

我痛恨那家医院，里面阴森幽暗，住满了痛不欲生的病人。我觉得母亲在那家医院找工作，纯粹出于自虐的心理，当然我没明说。

我们住在 175 大街和广场大道拐角的一间公寓，二楼，三居室。我和哥哥共用一间卧室。房间里堆满了家具，因为父亲的病情到最后几周时，只能睡医院的那种专用病床，我们将客厅里的一些家具移到卧室，将客厅改作他的房间。我们不得不穿行在一堆家当中，诸如书架、床铺、折叠式桌子、写字台、点唱机、落地式收音机、一叠叠的 78 转唱片、哥哥的长号和乐谱架等等。母亲继续睡客厅的沙发床，父亲生病前他俩就一直睡在沙发床上。一道狭窄的门厅连起两间卧室，靠墙放的书架令门厅愈显逼仄。门厅通向小厨房、小餐室和浴室。厨房里厨具很多——有烤箱、烤面包机、压力锅、台面洗碗机、搅拌器——都是父亲利用工作之便买的，按成本价。“按成本价”在我们家是很有分量的一个说法。但大多没用过，因为母亲不喜欢。这些铬合金厨具配有定时器和计量器，要用的话得先读完复杂的说明书，母亲懒得麻烦。我们的日子如此凌乱，一

部分也因为这些厨具。现在母亲想将这些处理掉。“快把人给埋起来了，”她说，“哪里用得上啊！”

我们决定把无关紧要的物件扔掉或卖了。我找来包装盒把厨具装进去，哥哥用细绳把盒子捆紧，母亲打开父亲的壁橱，取出他的衣服。他有好几件套装，因为做推销员，总要穿得光鲜体面。母亲想让我们穿上他的衣服试试，看哪件可以改改再穿。哥哥拒绝了，我试了件夹克，但衣服太大，袖子衬里贴着胳膊凉冰冰的，我感觉到父亲隐约的气息。

“太大了。”我说。

“放心好了，”母亲说，“我已经送去洗过了。没洗的话，我会让你穿吗？”

是黄昏时分了，冬天的尽头，雪落在窗台上，刚落下就融化了。天花板上的灯泡耀眼夺目，照着父亲的一堆衣服，外套和裤子连着衣架摊开在床上，呈现出一个死人的形状。我们拒绝再试衣服，母亲哭了起来。

“你哭什么呢？”哥哥叫道，“你不是要把东西处理掉吗，对不对？”

几周后，姑姑又打电话来，说有必要再写一封杰克来信了。祖母从椅子上摔下来擦伤了，心情很不好。

“这还要写到什么时候？”母亲说。

“老人剩的日子不多了，”姑妈说，“让她过得舒心点，也没那么可怕吧。”

母亲“砰”的挂了电话。“他连想死都不能吗！”她哭喊道，“妈妈就是死也是死在后面！他们怕什么？噩耗要了她的命？没什么要得了她的命。她是打不倒的！木棍子捅过心脏，也要不了她的命。”

我坐在厨房写信，觉得比第一封更难写。“别看着我，”我对哥哥说，“够难的了。”

“你不必总顺着别人的意思做这做那的。”哈罗德说。他比我大两岁，原本已在城市大学就读了，但父亲病后，他转到夜校，在一家唱片店找了个工作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”我写道，“愿您安康。我们身体都好。这里的生活很好，人也非常友善、随意，没人穿西装打领带。就是便裤和短袖衬衫而已，晚上有时会套上件毛衣。我入股了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，是经营收音机和唱片业务的，我的生意很红火。您还记得杰克电器吗？我以前在43街上的那家店面？嗯，现在叫杰克亚利桑那电器了，我们还经销一款电视机。”

我将信寄给了弗朗西丝姑姑，如我们所料，她很快来了电话。哥哥用手捂着听筒，跟我说，“是弗朗西丝，她又要发话了。”

“乔纳森吗？小伙子，你真是太有才华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信就像是福音，我读到关于杰克店铺那段时，奶奶听了整个容光焕发。就这样接下去写很好。”

“噢，我不想再接着写了，弗朗西丝姑姑。这可不够诚实。”

她变了口气。“你妈妈在吗？我来跟她说。”

“她不在。”我说。

“告诉她，不用担心，”姑妈说，“可怜的老人快死了，她这辈子何尝有过其他心思，不就是巴望着你妈好吗。”

我没把这话说给母亲听，否则的话，她不可原谅的家庭恶语集里又多出了一条。可是，如果她说的话里有什么当真的地方，我又不得不自己担着了。双方各执一词，但是我不想多事，寻思着他们加诸彼此的恶言恶语，决定像我父亲那样不表态。

多年前，父亲的人生陷入困境，生意一再赔本，又总是错失良机。父亲的家族和我母亲鲁斯两方争论不休的一个重大话题是：他辜负了大家的期望，谁该对此负责？

至于谁预言的对，春天到来时，母亲胜出。祖母还健在。

一个温润的周日，母亲、哥哥和我乘大巴到新泽西州的贝思·艾尔公墓给父亲扫墓。墓地坐落在一片平缓的山坡上，我们站在那里，望着绵延起伏、墓碑林立的土地。墓地间，一队队的黑色汽车蜿蜒穿行在小道上，一簇簇的人群站立在敞开的墓穴前。父亲

的坟墓上种着小小的常青树苗，但还没有立上墓碑。我们选了一块墓碑，已经付过钱，但石匠罢工了。因为没有墓碑，给人的感觉是父亲未能体面地下葬，给我的感觉是没有将他好好安葬。

母亲注视着他旁边的那块地，这是为她预留的安息地。“他们都是些完人，别人都配不上，”她说，“以前在斯坦顿大街时就这样。端着个架子，别人再好也不入眼。到头来杰克也不如了。除非是给他们搞批发的东西。那样的话，才能落得个好。”

“妈妈，别说了。”哥哥说。

“只可惜我不知道。我遇见他前，他就拴在他妈妈的裤腰带上。我跟你讲，埃西的腰带像铁链似的。我们必须住在离他们近的地方，方便周日过去探望。一到周日就是看妈咪去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不管我想做什么，比方说换套好点的公寓，买件家具，送孩子们去夏令营，一旦她知道了，一定从中作梗。你知道你们的父亲，每做一个决定都犹豫不决思量再三。于是，一成不变，一成不变。”

她哭了起来。我们扶她在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下。哥哥走开了，念着墓碑上的名字。我望着妈妈，她还在哭，我追着哥哥走过去。

“妈妈还在哭呢，”我说，“要不要劝劝？”

“没事的，”他说，“她来这里就是要哭的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说道，喉咙里突然就哽咽起来，“可是我也想哭了。”

哥哥哈罗德一只胳膊搂住我。“你看那块黑色的老墓碑，”他说，“看看它的雕刻样式。看得出，墓碑流行的样式也在变——跟别的没啥两样。”

大约就在这前后，我开始梦见父亲。不是我童年记忆里的父亲，那健壮英俊的中年人，微红的健康肤色，褐色的眼睛，留着小胡髭，开始稀疏的头发从中间分开。而是我那死去的父亲。我们把他从医院里接回来。梦里他是从死神那里回来了。不可思议，令人欢喜。然而，他遭到可怕而神秘的伤害，或者说得更准确些，是受到玷污，变得不洁了。他面如黄纸，被死亡折磨得弱不禁风，说不准很快又会死掉。他似乎心里也明白，性情整个儿变了。他生气，对大家很不耐烦。我们努力帮他，挣扎着带他回家，但总遇上这样那样的阻碍。什么东西坏了要修，破破烂烂的行李箱突然绽开，或者出了什么机械故障：他有辆车，但就是发动不了；或者，车子是木头造的；或者是衣服的缘故——他的衣服太大了，在门上挂住了。在一个梦境里，他整个人都缠着绷带，当我们努力把他从轮椅抬到出租车里时，绷带散开，缠住了轮椅车轮的辐条。看起来他有些不可理喻，母亲悲伤地望着，竭力劝他配合大家。

就是这一类的梦。我没跟任何人说起。有次我醒了，失声喊叫起来，哥哥打开灯。他想知道我梦见了什么，但我假装不记得了。

梦境让我心怀愧疚。我在梦里感到愧疚，因为怒不可遏的父亲知道我们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。梦里的情形是我们带他回家，或者说努力带他回家，但大家都明白，他要一个人过。他是那个从死神那里归来的流浪儿，而我们却要把他送到某个地方，让他孤立无援地独自生活，直到再次死去。

有段时间，这个梦令我恐惧不已，我竭力撑着不敢入睡。我努力回想父亲美好的一面，回想他生病前的样子。他以前管我叫“伙计”。“你好，伙计”，他下班回来时这样招呼我。他总是想着带我们出去玩——逛商店、逛公园、看球赛等等。他喜欢步行。我和他一起走在路上时，他总说：“挺起胸来，别塌着肩膀。抬起头，看着这世界。走路，就要昂首阔步地走！”他大踏步走在街道上，左右摆动着肩膀，仿佛随着阔步舞的节奏迈步，步伐间富有弹性。他总急切地想看到街角那边的风景。

姑姑要我写另一封信时，正赶上我们家的重要日子：哥哥哈罗德遇见了一个喜欢的女孩，和她一起出去约会过几次。现在她要来我们家吃饭了。

我们为这事忙乎了好几天，把眼前看得见的都擦洗了，彻底清扫了房子，擦掉闲置不用的玻璃器皿及上好餐具上面沉积的灰尘。那天，母亲提前下班回家准备晚餐。我们把客厅里的折叠桌打开，又把

厨房里的椅子搬过来。母亲在桌子上铺上一块烫洗过的白色餐桌布，摆上她的银餐具。自打父亲生病后，家里还是头一次招待客人。

我非常喜欢哥哥的女朋友。她人瘦瘦的，头发直直的，笑起来很迷人。她的到来令一屋子的空气鲜活起来。家里来了个这样活泼而富于生机的女孩子，真令人称奇。她四处看看，说：“哦，我还没见过这么多的书。”她和哥哥在桌前就坐，妈妈在厨房里把食物盛进碗碟里，我在厨房和客厅间来回穿梭，假装自己是侍应生，在胳膊上搭块白布，鞍前马后，毕恭毕敬地端盘子上菜，手舞足蹈地把盛着青豆的碟子放上桌子。厨房里，母亲的眼睛亮晶晶的，她看看我，点点头，嚅动嘴唇、不出声地表示道：“好可爱的姑娘啊！”

哥哥被我们伺候着，觉得很不自在，他很警惕我们说什么，不时扫一眼那女孩——她的名字叫苏珊——看她是否认可我们。她在一家保险机构上班，同时在城市大学进修会计方面的课程。哈罗德紧张得不行，但也很激动开心。他买了一瓶康科德葡萄酒，专为吃烤鸡准备的。他举起酒杯祝酒。母亲说：“祝大家健康幸福。”大家一起喝了，连我也干了。这时，电话铃响了，我跑进卧室接电话。

“乔纳森吗？我是弗朗西丝姑姑。你们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，谢谢你。”

“我想请你最后一次帮忙。我需要一封杰克来信。你奶奶病得厉害。你看行吗？”

“是谁呀？”妈妈在客厅里高声问道。

“好的，弗朗西丝姑姑，”我飞快地说，“我挂了啊，我们在吃晚饭。”于是我挂了电话。

“是我的朋友路易，”我说着，坐了下来，“他不知道数学课本要复习哪几页。”

晚餐很可口。哈罗德和苏珊洗了碗碟，他们洗碗的当儿，我和妈妈把桌子折叠起来，靠墙放回去，我又用地毯吸尘器清理了地上的面包屑。大家一块坐下来，聊天，放唱片，听了一会音乐，然后哥哥送苏珊回家了。

一个美妙的夜晚。

等母亲一出门，哥哥就指出了一点：杰克来信其实不必要。“这算哪门子规矩呢？”他说，摊开两掌，“奶奶的眼睛差不多瞎了，耳朵半聋，腿也跛了，这种情况还需要文学作品吗？还需要搞得跟真的一样吗？就算是把电话簿读给她老人家听，她能分辨出来吗？”

“那弗朗西丝姑姑为什么要我写呢？”

“问得好，乔纳森。她为什么要你写？再说，她自己可以写——有什么区别吗？如果她自己不写，怎么不让她儿子，那两位阿默斯特学院的大学生写？他们应该已经学过写作了。”

“但他们不是杰克的儿子。”我说。

“说到点子上了，”哥哥说，“这个意思就是要替他们**效劳**。爸爸以前累死累活，给他们弄批发商品，搞各种优惠。韦斯特切斯特的弗朗西丝实在是需要成本价的东西。莫莉姑姑的丈夫也要，还有莫莉姑姑的前夫。奶奶也一样，如果她有什么要差使的。他总是麻烦事不断。他们从没想过，他的时间也是宝贵的。他们从没想过，他每给他们一点好处，自己都得贴回去。器具、唱片、瓷器、歌剧票，他妈的任何东西。给杰克打电话。”

“能给他们办成事，对他来说是种骄傲，”我说，“他有路子。”

“是啊，我纳闷为什么呢。”哥哥说。他朝窗外望去。

突然间，我意识到，我也脱不了干系。

“你该多用用脑子。”哥哥说。

不过，我已同意再写一封沙漠来信，于是，我写好后将信寄给弗朗西丝姑姑。几天后，我放学回家，似乎看见她坐在车子里，车子停在我们家前。她开的是辆黑色的别克路霸，很大的一款，车身洁净，配的是白胎壁轮胎。一点不错，是弗拉西丝姑姑。她看到了我，按按喇叭，我走过去，俯身凑近车窗。

“你好，乔纳森，”她说，“我时间不多。你能到车里来吗？”

“妈妈不在家，”我说，“她在上班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来和你说几句话。”